





天游雜著卷之六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駿梓

門生凌亭

程厚編集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吁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  
博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  
成即毀之入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南人詢  
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

醒人書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  
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  
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反與弗計然亦不畫土人  
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狄所得苦忍畫耶九平



日所作詩多寓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天垂古色  
映紫門千古傳家吏具有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  
受別人恩謬宋臣之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  
求則不得不求或與老眼空闊清風萬古譏一世之  
士無足當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蒼開不並百花叢  
獨立踈籬趣未窮字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  
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淇之荒之表為  
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吏仇者也平生  
寡慾而好遊九遇窮山大澤必弥日忘返嗽之書空  
心與口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  
者有太極濟鍊又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  
書後題一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此

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或藏於家後以壽終葬  
於姑胥之西所謂所南者為所也憶翁憶乎宋也思  
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後宋史者遺其人  
故宋史者無傳余故僭而為之傳云

論曰蜀孟昶後肆之後毫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  
時登殊形詭狀以厚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  
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  
所南者抑又褒之徒欤嗚呼自有

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有節義為之閑也通  
負者晒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  
聖人之所取乎

### 讀衛鞅傳

秦魏相距秦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懼今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會盟印從之已  
飲鞅伏甲士襲虜印而攻之魏師大敗嗚呼昔衛鞅  
初入秦也故令民信其法乃立三丈木為  
國都市南門命之曰能徙者予十金又因民之不徒  
再令曰五十金今以書遺公子印既且好矣又一旦  
而襲之是何奸譎不正之甚哉立國以信本也何鞅  
以信望人而以不信自欺乎犬彘之為物至賤也人  
誘之不以信食之不以時猶且怫然而怒悻然而不  
從者今鞅所為若此豈徒異乎犬彘殆將不若之矣  
孰得而從哉宜其為秦人車裂以殉也然則鞅之所  
為不啻為犬彘矣

讀王敦傳

晉王愷務豪侈延客則以女妹行酒客有不飲者愷

輒殺伎酒至敦所不飲美入悲懼失色敦乃憺然不  
顧導素不飲強而飲之導還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  
今終也敦後果敗嗚呼天之生物者以其有生之  
德也故人之為人無不有自然惻怛慈愛之意者敦  
剛矣狼懷悖厥所止則絕良心矣絕其良心則人非  
人巧生非生矣寧無禍哉敦心若此禍敗也若導  
者可謂知言矣傳曰仁者壽信然

讀晉敦瑀傳

晉敦瑀隱臨雍山中張天錫徵之瑀指翔鴻而嘆曰  
此鳥安可籠哉大凡士大夫之有欲者未常不為有  
勢者之所籠好名則為名籠好利則為利籠好酒色  
籠不為他人之所籠者必能籠人者也魏武侯謂徐  
無鬼居山林食芋栗厭韭葱以擯



寡人若無鬼者豈非不為人所寵者歟不然芋栗葱  
韭奚能甘其味而安其分哉

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心拂其心邪  
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  
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  
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  
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  
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此失客之患  
如此所以啓之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  
女鼓其感所以嗜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  
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  
令逐客以資其辭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虐而外樹怨夫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尽矣  
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  
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嗜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  
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  
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宜乎不能入也  
嗚呼

聞世說有陰

昔党進以豪俊自居一日大雪命左右曰京師有播

紳夫龐眉皓齒年高德邵者拉五六人至吾將有

事焉左右往城中獲如其命者四五人幅巾大帶躡

屐曳杖顛而來左右以其人告進命邀諸後園梅亭

之上時天風凍鶴舞遷梅魂郁日將

暮飢寒疋襲而玉樓起粟矣左右以其故白進方



坐銷金帳飲羊羔酒淺斟低唱盡左右言即大怒曰  
吾因雪天可愛園亭如畫所欠者孟浩然林和靖輩  
粧點景致耳吾豈敬其人而邀之哉日既夕汝輩宜  
釋之四五老匍匐而回對兒女大慟一聲而卧

君子曰世之公侯將相厭饒富貴者往往拉士  
大夫以資其映士大夫德之涼者一登其門不榜其  
堂則顏其軒以剔其德安知厭饒富貴者不視詩文  
為戲耶以一時殘盃冷炙喪其平生之節安知不為  
党園之高士耶噫此陸羽之所以毀茶經戴逵之所  
以破琴也世之文人才士奔走於富貴之門者觀此  
言亦足以為戒

祭文類

祭古道僧會文

我聞韓愈昔交大顛夫韓乃歸佛者眷於大顛其  
有說乎蓋大顛人也韓子人也以人交仁義也况大  
顛者聰明寡欲索身高蹈誠非尋常人也韓見其人  
於荒寒擯逐之際能無悅眷者人情也古道釋子  
也其心專靜而不襍其志淵源有所自孝於親而篤  
於兄弟和於衆而嗜於理樂忘古道者咸以為念事  
誇古道者咸以為碩家嗚呼詎知古道之心哉我為  
訓導我居縣庠古道司教住持北禪與李相去甚迓  
我與古道其情甚親古道好讀書予與講說喜形於  
色古道忘其身為釋子也予有文章摘廢拉此必資  
古道余亦忘其身為儒者也嗚呼古道有大顛之能  
而我無韓子之才眷於交者亦情也古道知我者  
也我知古道者也以相知而眷於情義也眷於情以



輔於仁理也嗚呼古道逝矣知我者其誰耶錫畔松  
泉灯前槐雨淪茗連床傾懷夜語此景此情何時而  
復得耶嗚呼古道逝矣吾不得而見矣然則古道墨  
名而儒行者也墨者視萬物為幻榮辱胡能撓其中  
哉儒者要乎無愧生死奚足論哉在古道古必安矣  
在我者不得不為古道傷而痛之也一香一茗我來  
祭之不忘古情靈其鑒之

祭徐大醫文

為人所累死於家

嗚呼徐公一郡之賢良玉不琢器範自然身出岐黃  
之後術精天地之先藥不妄發疾必而痊譬如商萎  
眇目於毫分師曠清耳於管絃者矣今胡不幸一旦  
萬年殲我良人彼蒼者天雖然墳墓在迤子孫在前  
家可以紹業可以傳死稱曰安生稱曰善豈不愈於

冒毒霧歷汗潦然後感於跼々之飛爲者耶是故我  
來哭公復用釋焉尚享

祭翟孺人文

友人弘道母

維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正月十四日乙酉里人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翟孺人之靈伏惟  
天錫淑德柔惠克敬恭長慈幼協彼姻宗某締交莫  
嗣氣合心同往來之間諒然春融夫何孺人歟尔告  
終嗚呼哀哉我思世間以安自逸况子孫賢何望靡  
獲孺人不然勤於紡績世人之怡孺人之戚子既承  
家孫復讀書雅々肅々嗟乎里閭匪由慈教曷克致  
諸閭有孟母抑孺人欤某等承夙沐休吁豈一日々  
漸月染寧弗我益下此閔凶孰不慨惜天道何憂隕  
矣仁哲茲拉諸友祇拜堂惟容音寂々風日淒々詎



無一言陳此靈儀幽明云殊孰日周知大凡人生貧富奚較生順死安合彼天道有孫奉歡有子奉孝孺人之心何思在悼尚享

祭禮部員外母文

嗚呼人生於世何者為貴讀書養親斯乃大事書以明理養以報恩理明恩報庶免歎愆恭惟太夫人柔恭体順克相致夫處下以慈教子以儒錄儒入仕職當理圖秩清妙選肅之怡之郎吏之選必資財秀古人斯言子獨能就曷以致之曷以獲之積德構基夫人以之今胡不幸悠然而逝孰不念耶榮養遺矣締交令子遠茲有年曰父曰母誼實同焉敢不未敢不宣誠悲風蕭々異乎幽明嗚呼哀哉尚享

祭包叔藹先生文

某年某月日友生王達謹以茶酒菲殺祭于故靜趣先生包公之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聖人所云理之一定恭惟高門大邦知教文獻典謨澤流茲盛自昔迨今僅三伯秋傳龜襲茶詩理是修遠我先生德愈優適登虎榜聲揚九州我生賤劣幸無攸主風雨灯窓百艱惟阻先生閱諸啓言屢々作為文章口然心許先生有弟况締于交志叶心符契於童髻相與講益誼若同胞曷以喻之以膝投膠方期求々同傳旨訣如何蒼天萎我仁哲乃迹乃遐孰弗悽惻江海渺漫誰劬誰則世遠言湮正孝是文饒々之習各師其師惟我先生力警力嘶狂流方奔一柱障之洪武甲子詔起先生典領秋闈歌聲愈騰駢々桃李登君子庭人咸感德同受督繩我聞東坡獨



感歐九一文祭之千古不朽先生似歐我非坡才捧  
心忘醜姑以一色摠心寫哀芳蘭奄謝  
玉樹深埋繁雲祈悲風歷之弗可覲矣嗚呼哀哉  
尚享

跋語

跋宋朝杜莘老殿中侍御史誥

漢宣帝宣室齋居決吏令侍御史二人執書侍側厥  
後有名蓋自此始宋之殿中侍御史其廢一也今觀  
此誥煥然而寫鳳翥燦然而星斗明展玩久之心目  
俱爽昔莘老受斯職入見帝曰知卿不畏強禦故  
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蓋紹興三十一年也嗚呼莘老  
以不畏強禦而獲知於君上以其忠梗而授斯職君  
臣之間可謂心其心矣洪武戊辰七月望日莘老之

裔杜昭者出示於達故識於左後之服斯任觀斯誥  
者其有以感也夫其有以勉也夫

跋東坡王氏三槐堂銘

昔王文正公旦沉默好學父祐器之常曰此兒異日  
必為三公輔臣因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後果然東坡  
先生作三槐堂銘鋪張盛德可謂至矣吁古之人自  
揣已之所造灼知子孫之隆若干公高門鄧禹期後  
者多矣豈惟王氏哉今之人操其奸詭之私為子孫  
立計不逾年而傾圮無孑遺者可悲也夫

跋陸先生相墓書後

相墓非古也人命懸於天豈由於墓哉陸先生元質  
所撰墓書五十餘篇其中高卑曲拆休囚王相罔不  
悉備其用心亦勤矣昔羊祐祖墓術者謂其有



帝王氣祐鑿之術者又曰猶出拆臂三公後祐墮馬  
拆臂乃登三公由是觀之豈不係於墓耶果由於墓  
則先生之書不為徒作矣然則祐為晉之賢臣使墓  
不佳而不克免於三公况墓復佳哉君子企祐之賢  
而求於墓度幾兩益不可徒恃墓之佳而恣為不善  
也易曰積善之家必之餘慶是果恃於墓哉

跋畫後

宗弟孟端以畫鳴於時識與不識願購其筆余因技  
癢故作斯紙然孟端以畫為畫而吾以不畫為畫以  
畫為畫者得人之喜以不畫為畫者得人之笑喜者  
喜於畫也於孟端何益笑者笑於畫也於我何損彼  
喜彼笑者果是也非耶吾与孟端須工拙不類要之  
皆不思夫畫也彼喜彼笑者自喜自笑耳畫有情耶

洪武戊辰七月望日兩軒戲筆

戲題莊周書後

莊周著書於漆園惠子訪之問之曰先生有情乎曰  
無情曰先生有為乎曰無為曰無為奚必著書也曰  
筆吾習中之趣耳曰先生視萬物於一笑視死生於  
一夢膏中之趣無非無為也又奚必著書哉曰吾悲  
世之人汨汨於利害駸々於夢寐而不知也故著書  
以勸之為釋之焉曰然則先生非唯有為也始將有  
情矣先生平日之言得非矣耶莊周曰噫子言是矣

記荆公王介甫罷相事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  
有之劉貢父書一絕於行榻之書屏詩曰青苗助役  
兩妨農天下嗷々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隨征



沛過江東愚嘗觀此一吏殊竊嘆焉夫荆公執拗壞法固不逃其罪矣然長厚者何必若此之甚耶况荆公今已赴金陵矣復以此誑寄之不亦甚哉先正論東漢人材不及西漢純厚亦此以耳貢父雖賢無長厚氣家

跋揚生書杜牧詩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槁論者謂杜牧此詩至當而至要然俾無東風則瑜將在勝耶敗耶二論果為曹瞞鎖之否耶瞞徒以豺狼之貪睨吳蜀之地以狐媚之資率疲弊之卒瑜固有以戲之矣故曰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由此而論使瑜無東風瞞亦不能勝之也必矣揚茂博氏妙得懷素草書法恒書杜牧此詩以自娛僕故矯論其詩以問之俾知豪傑之士不可以成敗窺也

發昭君別漢帝語

昭君將配為寧胡閼氏辭上光彩流麗照燦左右上曰何後宮有此而朕不識耶究其事有言者曰畫工毛延壽為人形老幼必逼真宮人皆賂之昭君含羞而自信獨不與故致于此上顧昭君悔恨不及命左右索延壽戮之昭君進而言曰非延壽之罪也妾之命也殺延壽何益願陛下思天下之廣大寶之重而致力於

朝廷焉妾以色而害身安知朝廷之上不有以賢而得妬者乎賢愚混淆白黑不分此陛下所當分也分曹結黨朋聚同心此陛下所當知也賢愚黑白之不分則小人得以乘勢而乖亂分曹朋聚之不理則正



人由此而殺身信任賢材逃遠奸佞君之福也天下之福也以一身而致天下福何陛下之不行也俾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不惟陛下之灾抑亦国之灾不惟国之灾抑亦天下之灾妾雖不去亦將亡矣上曰噫不惟也之美言亦有理焉雖然延壽其手免乎昭君曰延壽則小人也不過毒一婦人耳其有竊美威權戕賊忠直者始將使顛倒天命汨亂爰倫日月失明地震星隕無所不致矣陛下計不慮此而區區一延壽將何益哉將何益哉上曰誅延壽者以其欺君而無愛君之心也昭君曰不然立於

朝者豈無少年將軍其健如虎搥鼓撞鍾日夕酣飲自恃其性者乎向今日斂手伏氣無一人挺劍英奮

而光昭

朝廷者也列於左右者豈無誼論弘剛以忠和自任朝諫夕弼以自賢者乎向今日黔喙縮項無一人如陸賈片言而服南越者也延壽不愛於君之罪小而朝臣不愛其君之罪大妾故曰殺延壽無益也上於是赧然目顧飛鳴而昭君上馬矣

訟類

訟心

茫然其歎最爾之軀此彼胥接紛々擘々昔我小時固弗能御諸令其老矣千虞萬陪躬歷夫患難之餘於此不懲於此不圖與物日圖何時已乎錡其穢澄其汚湛然清寂庶可救渠不然五千里荒漠之地一落陷穽孰得而恤余哉



訟目

悠々古今赫々經史不克是娛炫彼紅紫色接於瞳  
賊襲于意々擾情迷顛倒弗矣况尔命屯動輒失次  
今如弗懲後必顛墜理不順者汝宜力制々之于外  
養之於内夫如是不徒怡於晚年度足保身而遊达  
訟耳

言有是非声有淫雅入汝耳來汝宜辯者汝不克辯  
雜好是戕萬古靈臺于焉弗先以心聽声以耳聽心  
々耳弗矣邪莫能侵汝不聽我溺於淫哇汨又没又  
害其生耶

訟口

古人之言託以宣德今人嗽々以辯為益汝既不賢  
汝又無力以言夸人致冤招敵晏懲晏悔晏生外尤

不克俊彼語誕心羞嗚呼齒將老矣途斯窘矣從今  
勇於沉默事天而已

訟足

尔昔居鄉里之中好俠好遊以才自恃不知早休今  
汝羈於朔漠衣食困于弗周尚欲榮々擾々不改其  
尤耶一榻清風半窓明月非理勿動當靜怡而改轍  
也

訟名

内由不足好于外張聞過其情鬼神降殃名雖煒々  
躬則暴々五千里外萬悔莫追名者賓也躬者主也  
逐主納賓深可耻也

訟過

人生世間不患有過々所不改厥罪斯大忝名縉紳



德弗克理奔之，外馳曷思為已，踰四十年，老景曰：尋墮落窮鄉，尤不愴心。曰：益惜過白，益熾汝真小人。聖賢所棄。

訟交

汝德狂妄，好交非友，傾囊罄篋，惟恐其後曲意徇物，弗計有無。悅彼外人，餒此妻孥，今遭末路，蕭然一身，納之乾坤，閱者何人。尤天怨人，不知命也。姑書斯言，式勸來者。

訟睡

黑蜣無情，礪齒撐喉，昏之不知為其所囚。宰予晝寢，師故責之，我為師不克警，而豈不自愧，豈不自悛，且乎壁立萬仞，以心喪天，如此則仇自退，則智自圓，照一鏡，日親聖賢矣。

訟酒

大禹聖人，尤懼于酒，敗德致愆，此物為首。一杯到腹，四躰翻之，不矜者矜，不賢者賢，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古有良規，吾今告汝，以忠率氣，兀不動搖，持之有恒，德音孔昭。

訟色

人生百年，自有樂者，以色戕身，大不智也。精或一搖，神斯撓矣，當慎不慎，坐今斃矣。今因羨羨天，或啓予於心，物外余其所宜，雲行雨施，魚躍鳥飛，一靜自享，天其佑歟。

訟志

人既有身，不可無志，者立身之大節，保德之深計。汝也弗仁，知而弗立，机陲萬端，尤不自戢，我今告尔。



尔諦聽之身在天涯是汝立時

論訟

民生有欲則訟生善理訟者不患訟之不止惟患心之不心公則能斷是非而辨淑慝矣淑者雖仇吾當獎之愚者雖親吾當罰之修德以勸俗立心以守法如此則訟何從生不然訟愈止而爭愈夥力日趨而職日棄矣乃曰訟不可止不亦愚乎

辭類

哀唐衢辭有序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於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累之不中入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多悲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於中衢

往見人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以衢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甄亟朝出開明光胡不上書自荐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意詎非以衢之才迫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者耶樂天亦有詩曰賈誼哭時叟阮籍悲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於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之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材如賈誼當此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



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時深 衢之不  
偶在哀辭於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酌衢於千載之上  
仰天大慟衢其知耶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  
心也詞曰

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聽翳玉產於崑崙  
兮以砥礪為同類匪良玉之棄良兮柰不能  
敵衆媵之聯勢之聯兮固已蜜比而難攻此  
芳馨之閨藜兮幸不掩於匠目之與春風衢  
乎衢材尔雖奇兮何造物之棄通但千載之  
下識衢之弘濶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之憾  
倚說嫉擠人於拯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  
其不額此而心懷

宋辭

憶梅十首

塞外百物不產所見者黃沙而已平生清寧  
付之茫然緬懷故鄉梅花賦成十詠時一歌  
之亦足以遣鄙惡之懷云不用詩時用詞者  
蓋余有梅花百詠板行于世今不再用詩也

月中梅

右賀新郎

記得家鄉日傍湘蕪一株索咲古枝擎月今歲花開  
人去遠辜負滿園香雪天有意縱他孤索萬里一輪  
水鑑淨廣寒宮路杳人輕別酒杯開歌聲歇  
影殊清清絕想蟠根綠苔千古冷光明滅玉笛一聲  
空吹出芳心千重似結雲淡曉風生髮青鳥不來  
歸夢醒嫦娥妬重愁偏切天所愛休攀折

鶴邊梅

右木蘭花曼



江南別後勞歸夢路難通想鶴外遺踪梅邊佳興意  
味無窮自來幽致况瑤花千尺玉羽更相從半夜舞  
殘斜月一声叫斷清風發千古頂丹紅料不比那  
時同嘆風塵物表暗香馥郁踈影玲瓏多少乾坤清  
氣望東南山水一重何日幅巾歸去叮嚀盡入圖  
中

竹邊梅

右滿江紅

翠袂凝寒斗約轉瑤臺初曉破五更殘夢一声青鳥  
踈影橫斜餘雪凍王妃不語窺天巧念古今高節有  
誰憐知音少綠陰底苔花遠清香外春風早想孤  
山堂上白頭逋老竹外一枝真似畫人間此語相傳  
好看他年駟背我歸來君知道

水底梅

右獨在紅

露冷平湖波心皎沙痕縈一枝斜浸水中天錯認  
瑤池雪玉凝春寒尚劣捲珠簾半鈎殘月蒼龍應駭  
錦鯉還疑看來殊別截斷銀河水流不去光澄徹賞  
心唯有白鷗知未許人攀拚素女心腸如鉄新浴罷  
廣寒宮闔自憐別後一寸歸心幾番愁絕

雪中梅

右喜遷鶯

垂虹亭畔數百里玉樹瓊林不斷鞭影敲寒馬蹄踏  
凍是處梅花堪玩皎呈輝聞索錢度使人迷眩香  
撲鼻見一枝斜竹梢相伴君看難盡處百里懸  
崖風捲花零亂細剪清冰輕鋪素練新月一鈎雲鉞  
當時緩吟低唱鶴外風生高岸于今聽得一声盃角  
數声長嘆

枝頭梅

右醉蓬萊



記文陽江上者罷行雲折梅歸去一片春風在杖頭  
高處滿路清香滿看疎影咲清狂如許玉骨娟娟水  
魂悄耳邊無語 今日天涯客中心緒半夜相思  
一箇風雨安得敲門向琳宮翠宇玉笛声中對清風  
拉箇賞心變侶此意茫然欲宣離恨愧無佳句

鑑前毒

右水調歌頭

華館鍾初歇湘簾捲暮寒青灯一點照見玉樹影薄  
子幾番敲碎散上瓊樓高處吹笛倚闌干緒悵  
香初春風雪未乾銀缸淺蘭膏暈夜曼曼坐來閑  
剔處心更起千端今日天涯久別何年酒邊歡悅  
折取一枝看但息孤根在何處會面難

餅中梅

右漢宮舊

正門掩微寒樹新旭明窓淨几手貯一

瓶香自祿古心誰賞有參差萬株群玉真堪愛一枝斜  
倚東風潤資瓶腹鶴邊夢魂春熟似無言有意暗傳  
芳馥借成生意一段風流俱足于今別後幾經年佳  
期頻卜看它日拂衣歸去再縛箇水西茅屋

松下梅

右念奴嬌

九龍峰下向僧房兩箇長松凝綠一樹瑤花相映發  
萬里月華堪掬露濯芳枝鶴行疎影鶴落梢頭玉千  
秋老幹瀟然同在幽谷雲聯十畝層陰素娥相倚  
無限歲寒心曲一片迴颺忽吹起夜半清香千斛世  
念消除凡心滌盡翠髯如沐可憐別後夢中浪翻銀  
屋

琴邊梅

右書錦堂

曲澗東頭衆峰凹處坐弄膝上冰絃皎皎一株玉樹



斜倚吟肩風飄暗香疑兩袖漱孤根一脉流泉双耳  
索滌去塵心江空玉鏡高懸娟々良夜來疎影瘦清  
風兩鬢蕭然彈到曲終人靜露顆初圓斷橋流水孤  
蓬底裁雲翦鶴同還真無價萬古西湖清事尽屬逋  
仙

余賦成十詠之後一以寄浙江諸高僧一以  
寄梁溪諸朋友俾其知我懷抱未嘗一日而  
忘清事也客曰先生學道二十年而猶未免  
於凝滯非所謂達者也余曰梅花清物也古  
人愛者多矣詠之何害况鄉園者祖宗墳墓  
骨肉之所在也詎能忘情耶于此而妄情則  
入於荒唐不論之幸矣豈吾儒之道哉客退  
復自識於十詠之後

昔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天游道者燈下書

灑芳

滿庭芳

種樹成陰開渠引水君看此理分明為灾為福都向  
此心生謾逞機權智巧無人禡定有天刑強凌弱損  
人益己高築子孫城誰知欺不息九秋風雨一旦  
頽傾美從前俱錯枉費經營不若處心平易行事處  
莫布深坑都無用一區善池留與子孫耕

息交

友道凋零滴風鼓角伯牙已彼蓬琴陶潛歸後萬更  
拈無心茅屋數椽而已人不到滿地松陰出門去青  
鞋布襪處々是山林世情都掃盡雲邊長嘯竹裏  
孤吟更休言榮辱毀譽昇沉且共清風明月占斷了  
往古來今閑中趣一声幽鳥春水落華深



浩歌

雨濕列雲章  
幽情色浩歌  
獨倚風前烏紗巾  
上萬里  
觀青天自咲  
平生迂懶心似鶴  
不慣塵緣  
昔來好落  
蒼飛絮斜日淡平川  
古今山獨在人  
非秦晉海變  
乘田嘆人生百歲  
憂喜相牽  
俯仰都成一咲  
心劣處  
轉竟忘言  
歌聲絕江山無限情  
在白鷗邊

夢夢

貧自何來富從何得一貧一富俱空  
以貧求富得失  
兩忽又何必  
時圖計較  
身死後貧富消蠅  
醉中醉夢  
中成夢理沒幾英雄  
若教都勘破  
任他貧富不碍  
窘通肯輕將外物  
梗我心  
肯俯仰乾坤  
今古幾世路  
南北西東  
高歌罷一聲長歎  
雙目送飛鷗

靜坐

三葉風清松梢雨  
雲坐看雲起  
青山象々無語花落  
綠苔班點  
檢平生踪跡  
愁裏過綠髮朱顏  
今朝醒虛  
名擲去終日閉柴關  
沈吟誰與伴  
一炷香篆  
白鶴  
飛還又何須擾々  
來往  
路攀縱使功名成就  
心已碎  
百困摧列思量  
遍黃金萬鎰  
難買一身閒

慎言

心發於中言形於外  
曉々少言多  
凶論長話短於已  
有何功  
何况垣墻有目  
平屯启沸  
狂風分明見蘇秦  
掉舌身裂已無踪  
美來都是禍  
不如緘默如醉  
如膏  
終由他  
曹々誇尔英雄  
且對白雲流水  
老影下一曲  
絲桐知心處  
相忘相愛  
江上兩三峯

量力

鷓鴣鴛皇蠅  
追騏驎  
看來多少堪羞  
飢罷飲水腹飽



未知休讓使身心憔悴求富貴有難求都如夢乾坤  
萬古落日照荒丘 人生誰肯悟紛紛離羨展轉狂  
謀細尋思何用空自添憂豈若隨時隨分飢啜菽  
飲清流道逢處筆床茶竈烟水一孤舟

自釋

日轉桐陰露翻蓮葉閑未獨步空庭臨池柳罷涼動  
葛衣輕自揣平生蹇劣於世味轉竟無情真堪笑文  
如班馬到底是虛名 何如歸去好將心造化寓意  
蓬瀛又須談說坎止流行花下半壺綠微醉後兩腋  
風生踈狂慣一聲犬笛吹破晚山青

劉龍洲詞

念奴嬌

知音者少笑乾坤許大看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  
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

名相悟十年枉費辛苦 不是秦賦明允獻書北闕  
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天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壁  
堆前黃金買咲付與君為主尊鮒江上浩然明日歸  
去

和

乾坤納又望夕陽山外斷雲飛處惆悵往來人似蟻  
彼此區々爭路一枕清風一竿明月一艇芙蓉雨可  
憐俱誤利名一點心苦 只合自展高懷獨開老眼  
口與心同語富貴百年能幾許千古文章黃土紅葉  
溪邊白鷗灘上此 無主婆娑老子早晚拂衣求  
去

戴石屏詞

沁園春

一曲狂歌有百餘言說盡平生費十年灯火讀書讀



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踏踏歸來閉門獨坐贏得窮  
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嘆之聲 空餘豪  
氣崢嶸安得良田二頃耕向臨卽滌器可憐司馬成  
都賣卜誰識君平分則宜然吾何敢怨螻蟻逍遙載  
粒行開懷抱有青梅薦酒綠樹啼鶯

和

天際青山海上群鷗頗識王生本無心更金堂玉室  
丹崖翠巘占取高名年少文章于今可咲濯足西江  
涑水清真慚愧兒童劇戲蠅語蛩聲龍峰九點崢嶸  
賣劍買牛思學耕昔賢已矣人皆有志此身何幸政  
遇升平竹葉琴邊梅花鶴外布韞青鞋任自行更堪  
愛綠蘿深處一箇流鶯

蘇武慢和趙先生韻

轅固歸來公孫成就莫問世間工拙白鳥無機青山  
無主低可與君談說何況酒釀松華香燒栢子彼此  
是非都絕獨許他詩客禪僧笑傲霞風月 到今  
日一視賢愚兩忘榮辱任它樓護唇舌種菊編籬栽  
松關逕占作林間豪傑木落秋高雨餘雲散幾點遠  
峰斜缺諒此時情超悠然只可自家怡悅

滿庭芳

浩々生涯悠々岐路嗟哉底事多忙虛名微利一日  
九迴腸記得長安旅店鷄鳴曉燈淡寒霜騎瘦馬出  
門西望殘月尚留光 歸來心已倦回頭夢破贏得  
踈狂有時將舊吏再自論量撫掌開眉一笑百歲裏  
浪飲何傷休迷恋青山流水千古自斜陽

憶秦娥顯泉逸圖



波疑靛蘭芽透土明紅玉柳絲千尺暖風搖  
綠抱琴路過南湖曲問渠何處尋芳躅斷橋  
流水杏花茅屋

憶秦娥題晚泊圖

愁如縷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烟疎柳故人何  
許別來每恨關山阻江鴻影落芙蓉渚短篷孤燭幾  
聲朔雨

天游雜藁卷之六

天游雜藁卷之七

翰林侍

讀學士錫山王達達善述

門生南平知縣門人胡濱駁粹

門生凌高

翟厚編集

景仰撮書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  
觀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鏡暝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  
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  
驚既射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被

裘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鏹  
采者也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

小公之甚哉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乘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飾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為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理也短褐不耻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郎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麟之者也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櫻籬垂釣自怡縣令使浚

### 集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己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於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之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耶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官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張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歎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



可止彼促中隘量之大小於得失之間者  
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礼名動海名後  
謁告歸終南山侍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  
判已下群謁放則毒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  
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  
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  
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博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  
上疏言放空踈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竊顯官忍天  
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  
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渝節放於他人何  
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

窮也一旦寵遇而猾撓其心則其為志也淺  
矣昔放見陳搏之告曰各者公器不可多取  
子各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為人皎  
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徵也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粲然軍吏趨  
踐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  
尔豈故哉何至乃是

論曰凡天下之事皆可強為惟度量不可強  
為何也資品之高見理之明也行儉既能論  
四傑之高下矣其識見非衆人之所及也彼  
區區一物奚能動其中哉人所寶者物也行  
儉所寶者德也先器而文藝吾於此徵之  
司馬公看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



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其樂於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者反面相仇者間其風亦足以自愧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劍耶不受一笑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我祥蓋拯人於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被漁父者

非仁人欲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沐者欲怙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特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為之者漁父有之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孺足之故不救爾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沈于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欲命也道之將廢也欲命也樂天之命蓋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耶執中無權申屠



狄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為愈哉先生歎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辯可否也然至易竹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為法心豈可無耶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鑿紉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焯々以求知悻々以求達烏足以為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啗啞叱咤無所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為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郎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領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矣詎不可深可咲哉不惟俾它人之可咲以諷傳子孫而為子孫咲々若鍾傳者可謂自知



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頌荆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  
十年豈可作王門拚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猩羶之氣弥漫河  
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建  
之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  
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崇有奇  
節參往候之崇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授大本難獻之  
參曰水者敬吾清也授大本難者敬吾繫強宗也抱  
兒當戶者敬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

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  
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  
賢烏知任崇之高不有任崇之訓烏知龐參  
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便生  
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為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  
終身不昏而成乱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  
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  
族為富且具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  
姻鮮有不為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  
世之不知智者矣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慤出於自



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  
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己俟命毋為道  
物所姓

論曰造物者無情之物也彼之不可得而喜  
嗚之不可得而怒坎止窘通常為之主彼僕  
僕然迷而不知者是為其所囿者也一定於  
冥冥之中詎可得而轉移哉胡公不以進退  
為意者由其定坦然於宵中也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  
坐數盃之後歆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激  
烈見於顏色

論曰徽欽北行挫辱萬狀當是炎之際正懲  
愴悲痛之秋也賊臣輩畧而知愧復然和

戎之不暇胡公安得不以孔明了翁之心為  
心耶千載之下想其氣象其忠義慷慨之風  
尤足以感人何當時無一人能用其志乎

朱栲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  
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采茗置其屨易  
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荅士廉曰欲使我  
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栲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  
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  
驚笑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為  
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不忌害道取  
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



日以尋舊亭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故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常齋因褊急以常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年氣象何物可以示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常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為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救澹石無儲與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為富貴而出也一則欲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隱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逮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告曰汝寺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尔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小貴也而尤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



乎况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  
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轉器也宋熙寧中起知  
河南尹賈昌朝温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温公論公  
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間臥洛波  
清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  
蒼生元祐中興温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  
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声色  
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  
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盖嗜慾者  
戕性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  
者人之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  
不蠢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

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操於中而挽於事  
膠之汨之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  
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  
囂而不屈郎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揚賢  
避殺之賢見林身推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  
何忍殺義士曰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輿  
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如何多也耶藹  
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揚賢也雖然若賢  
者抑亦可人也故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性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者在書以  
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菴夏居石室晚年肌



肉省腫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眾陽之內眾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懼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為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君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滿院見班

次有包拯各頌喜及歸又聞知君同里若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遷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各於朝各言相軋自古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栗軒者過歆棄書遷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戴光嘉遼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琴一藜末五十年當膝屨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與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各高萬古歆則失身爽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鏡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曰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之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壽七十七謚

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任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賢不為私意小智所問以私意小智問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閱道露香告天蓋知天者欲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汚老之高遠無一念之褻者又皆出於心地之無歆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閱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為詣洛市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其應如響勸之仕俛而不答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投水國人哀之為作



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  
今歌歌之於是足以足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雨雲  
交集充令妓女盛服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  
聞忘愴然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之  
非君子之所故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  
截遠道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抗其志  
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瓊  
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為何物也夫以曹  
娥五胥敬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耶  
鄭公孫黑眇有疾歸邑子公召室老宗人立其子段  
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殷以少宰足以供祀及歸  
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

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善者由其  
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眇之言乎貴而能  
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為小民所貴夫  
利者怨之歸也為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  
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  
曰邦無道穀耻也若黑眇者抑亦知耻者歟  
數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立有  
饋廉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  
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  
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



放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老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嗜也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叔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未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耶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歎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壽龜

論曰耆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己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之膠之莫知微

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暈不樂仕進以為者召為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為仕非得已也幼而孝之壯而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汚隆命有通塞與其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曰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儻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  
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下未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  
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  
之心逐無窮之欲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  
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  
得百錢而自足者戒以心無所貪也若君平  
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  
間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  
則凶然礼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若仲叔者豈非若節者故一肝尚不可得可  
謂若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為然無  
愧耶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請入於白日矣  
大有進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  
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雋征者坐騭於牖下  
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騭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  
哉後為吳丞相

論曰士由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既不知我  
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作我哉若陟  
者可謂能自處矣



少奇年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為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昔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焉適墻下人以儒為戲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詭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為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

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云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聖賢未聞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各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

為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尋幽亮苑花木自娛足迹不及城市年八十餘矣錢文僖惟寅特留守西京通判謝絳堂書記尹誅推官歐陽脩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寅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昇騎從訪之不告以各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咲曰陋君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恆願少留花下小酌於是

以陶尊果蕪以進惟寅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



延鄉咲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咲自若曰入辭去延鄉送之門願曰老病不能造謔希勿訝也惟演葦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偽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鄉之為人蓋可知矣吁彼操瑟于門望塵于道者聞延鄉之風不類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動戮一人其所居堂堂傾覆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隆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

請閣門入見榜子 稱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眾德之所萃也彬之各位如此勲業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為人敬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凡客坐稍久則更從旁唱相公尊卑踈階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



之執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曰  
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斤公各云  
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各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養也富貴公負賤觀  
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為大  
宋各臣使人禮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筲小  
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愧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沈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  
部真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貶免或請於

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負賤時案  
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

太宗即肯復紳官蒙正而不自辨未幾罷致柄會紳  
舊吏發露黜為練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

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  
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故曰公弟獻以求知其弟  
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固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  
伯畢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言於明纖塵汚玉何損於  
索大人君子誠不為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  
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況人君之前不可自  
直哉至於下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堯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  
謂曰舜工文孝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堯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宰士矣今已老大焉  
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者人眉曉以冀推挽乎道之



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夫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怒雖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尊耳若李愿者豈非識大体而自重者歟

王文正公曰深沉以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門公之弟因持呈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亦石也得不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腰間寧稱此物哉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識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嘗懿深者天機淺故

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麀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隨麀而鳴秦西巴不忍殺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辜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地孟孫曰秦西巴以一麀而不忍又能忍君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仁者由其此人也秦西巴不忍於一麀豈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傅哉孟孫可謂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忠匡衛無所不至宣帝  
即位衆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  
篤上使人加黻於身而受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吉  
未獲樂而病焉不足慮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  
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聖經所載萬世  
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  
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豈知天  
人交應之機哉吾於丙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邵字元伯相交善邵卒式夢邵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

至而塋已發將至壙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望耶後時見有素車白馬踞哭而來其母曰必巨  
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為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  
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  
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發為鄰人所認麟士曰是鄉  
展耶耶既而返鄰人後得發以前日誤認之發還麟  
士曰非鄉發耶咲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准其識之高  
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充識而充識



貴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  
麟士者豈非識量之無備者歟

元德秀無畧山房增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  
心都盡為曾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曾山稱秩滿架  
柴車而去及卒惟梳履單瓢而已生六十年未嘗見  
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幸天志間無  
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  
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  
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  
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菹有稻粱之  
味庇其之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然

身道然不知其為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旨  
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復無窮之慾僕以百年身能  
已乎此君子之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  
人數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之者  
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躡白駟號草堂居士  
好彈琴賦詠以自適宋

太宗口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  
使至抱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  
若曰棋進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若曰洗硯魚吞墨烹  
茶鶴避烟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正公云



從前宰相皆顯位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俱了  
畢這回好伴亦松遊公即飄然謝事冠萊公鎮洛  
三邀不至遂寫此訪之仲先為巾布袍長揖議論騷  
雅相得其歡笑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家中之寶又寄  
之以詩云好去朝中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  
為勢權所動蓋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  
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  
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  
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  
寄王冠二詩足以見胸中淡然矣六合之內  
何能籠絡其人耶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晚  
寓宛丘有被褐騎馱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劍傳  
霖求見聞人振公曰傳先生天下士昔何隱今何  
出霖曰子將去矣來振子公曰誰知之矣但飲酒  
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  
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恠誕之謂哉  
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体之純矣若二  
君子者可謂無欲者哉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書郎  
迂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  
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寶月賦琅然一誦老夫  
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尽此  
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後愛閩川京口溪山之勝



遂定君焉作菴城東號海岳喜善書畫尤為山谷黃太史所敬重平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潤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為石丈云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抱負幸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翰墨以自況其為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况區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為乎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君足下時郎間評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荐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也降俗燒士風不

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者哉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宋鄭所南先生傳

先生名所南字思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傳學多技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成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嗟人書春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反為大竟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求其蘭尤靳弗與庸人孺子頗笑其意者則反與弗記然亦不盡士人詢之則曰一片中國地為夷所得吾忍畫耶凡平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曉天墜色映柴門千



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  
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  
不求或與老眼空濶清風千古讚一世之士無足當  
其意也若題其畫菊曰芬開不並百叢獨立踈籬趣  
未窮寧可披頭抱香死何曾吹墮北風中自謂志節  
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  
孝可斬敢懸此頭於泮荒泮之表為天下不忠不  
孝之榜樣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  
凡遇窮山大澤必日忘返吐書空心與口語人  
爭視之被則茂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者有太極濟  
錄又有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知所謂書後題二  
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漚血三斗書比後有巨眼  
者富自識之好吏者或截於家後以壽終葬於姑胥

之西山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億翁者憶乎宋也  
思肖者思乎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修宋史者遺其  
人故宋史無傳予故僭而為之傳云

翻曰蜀孟昶後驛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  
生於其時畫殊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  
乃恪之徒歟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  
而坐夫君父一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  
歟嗚呼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墜者以  
有節義為之閑也通貧者晒其狷介及孰知  
有所不為者亦聖人之所取乎



天游雜彙之七





書